

<<狼王洛波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狼王洛波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1339212

10位ISBN编号：7531339218

出版时间：2012-6

出版时间：春风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西顿

页数：197

字数：127000

译者：蒲隆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狼王洛波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狼王洛波》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。  
身体健壮、智慧超群的洛波带领狼群克服重重困难，在与自然界和人类的斗争中谋求生存。洛波威风凛凛，是狼群当之无愧的首领，他不可一世地奔跑在喀伦坡地区，令人闻风丧胆。多少年来，牧人想尽办法抓捕洛波，但均以失败告终。  
直到有一天，洛波为了拯救心爱的女伴不慎掉入人们设下的陷阱……在挣扎中，洛波的呼救竟未能得到狼群的回应。  
洛波，这个高贵的精灵，最后在绝望中悲壮地死去。  
人类不得不对它的智慧表示赞赏，它的生和死都赢得了人们的敬佩。

## <<狼王洛波>>

### 作者简介

西顿（1860—1946），加拿大博物学家、社会活动家和作家，被誉为“动物小说之父”。他从小就热爱大自然，悉心观察、研究大自然里的飞禽走兽。

他笔下的动物描绘生动，充满生命的尊严。

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长销不衰，一直是喜爱野生动物者必读的经典，《狼王洛波》等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作。

西顿的作品让人思索生命，深入了解动物的内心世界，增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。

<<狼王洛波>>

书籍目录

狼王洛波

豁豁耳，一只白尾兔

宾狗，我的爱犬

红颈毛，唐谷松鸡的故事

泉原狐

遛蹄的野马

巫利，一只黄狗的故事

小狗成长记

烈马墨黑枣红驹

## &lt;&lt;狼王洛波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一 喀伦坡是新墨西哥北部的一片大牧区。

那儿有丰美的牧草，成群的牛羊，还有绵延起伏的高坪和银蛇般蜿蜒的流水，这些流水最后都汇入了喀伦坡河，整个地区就是因这条河而得名的。

而在这一带威震四方的大王却是一只老灰狼。

洛波，墨西哥人又管他叫大王，是一群出色的灰狼的大头领。

这个狼群在喀伦坡河谷残杀洗劫已经多年了。

所有的牧人和牧场工人对洛波都非常熟悉，而且，不管他带着他那忠实的帮凶出现在哪儿，牛羊都要吓得失魂落魄，牛羊的主人也只能干生气无奈何。

在狼群中间，洛波论身材高大无比，论狡诈和强壮也毫不逊色。

他在夜晚的叫声老少皆知，所以很容易同他的伙伴的声音区分开来。

一只普通的狼，哪怕在牧人的营地周围叫上半夜，充其量也不过是秋风过耳，但是当大王低沉的嚎叫声回荡在山谷里的时候，看守人就要提心吊胆，惶惶不安，眼巴巴地挨到天亮，看看羊群又遭受了什么严重的祸害。

洛波统帅的那一群狼数目并不多。

这一点我始终不大明白，因为，在一般情况下，一只狼如果有了像他这样的地位和权势，总会随从如云，前呼后拥。

这也许是因为他只想要这么多，要么就是他暴虐的脾性妨碍了他那个群体的扩大。

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：洛波在他当权的后半期只有五个追随者。

不过，这些狼每一只都威震四方，其中大多数身材也比一般的狼大，特别是那位副统帅，可真算得上是一头巨狼了。

但即便是他，无论看个头，还是讲勇武，在狼王面前就小巫见大巫了。

除了两个头领，狼群里还有几只也是超群绝伦的。

其中有一只美丽的白狼，墨西哥人管她叫“白姐”，想来该是只母狼，可能就是洛波的伴侣。

另外还有一只动作特别敏捷的黄狼，按照流行的传说，他曾好几次为狼群捕获过羚羊。

待会儿就会知道，牛仔和牧人们对这些狼真是了如指掌。

人们常常看到他们，而听到他们的次数更多，他们的生活和牧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可牧人们却巴不得除之而后快。

在喀伦坡，没有一个猎人不愿意出一笔相当于很多头牛的好价钱，来换取洛波狼群里随便哪一只的脑袋。

可是那些狼好像受到了神鬼的保佑，人们尽管千方百计要捕杀他们，但都无济于事。

他们蔑视所有的猎手，嘲弄所有的毒药。

至少有五年光景，他们接连不断地要喀伦坡牧民进贡，很多人说，一天没有一头牛是不行的。

这样估算下来，这群狼已经杀死了不下两千头最肥壮的牛羊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每次他们总是挑最好的下手。

人们认为狼老是饥肠辘辘，因此就饥不择食，这种旧观念对于这群狼完全不适用，因为这伙强盗总是毛色光滑，体质健壮，吃起东西来挑剔得不得了。

凡是老死的、有病的或是不干不净的动物，他们连碰都不肯碰一下。

就连牧人宰杀的东西，他们也绝不沾边。

他们挑选的日常食物，是刚刚杀死的一周岁的小母牛，而且只吃比较嫩的部位。

老公牛和老母牛，他们根本瞧不上眼。

虽然他们偶尔也逮个把牛犊子或小马驹，但是很显然，这群狼并不欣赏小牛肉或马肉。

大家也知道，他们对羊肉也不热衷，虽然他们时常杀羊取乐。

1893年11月的一天夜里，“白姐”和黄狼就杀死了两百五十只羊，但一口肉也没有吃，一目了然，他们这么干纯粹是为了开心取乐。

这些只不过是很多故事中的几个例子而已，我可能还要重复以表明这群恶狼为非作歹的劣迹。

## &lt;&lt;狼王洛波&gt;&gt;

为了消灭这群狼，人们每年都试用许多新招，但是，尽管人们竭尽了全力，这群狼还是活得越来越健壮。

人们出了一笔很高的赏金，悬赏洛波的脑袋。

于是有人采用了几十种妙诀，投放毒药来捕捉他，但全都被他发觉避开了。

他只怕一样东西，那就是枪，他心里明白，这一带的人个个都带枪，因此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向人发起攻击或跟人对峙的事情。

的确，这群狼的既定方针就是：在白天，只要发现有人，不管距离多远，撒腿就跑。

洛波有个习惯，他只允许狼群吃他们自己杀死的東西，正是这个习惯一次又一次救了他们的命。

他嗅觉敏锐，能发现人手的痕迹或者毒药本身，这就保证他们能够万无一失。

有一次，一个牧人听见了洛波耳熟能详的战斗呼号，便蹑手蹑脚地溜过去，发现喀伦坡的这群狼正在一块洼地上围攻一群牛。

洛波远远地蹲在一个土岗子上，“白姐”和其余的狼正拼命要把他们相中的一头小母牛“揪出来”，可是那些牛紧紧地挤在一起站着，牛头朝外，以一排牛角阵对着敌人，要不是有一头牛面对这群狼的又一次冲击而怯起阵来，想钻到牛群中央去，这个防线是无法突破的。

狼群只有这样乘虚而入，才把相中的那头小母牛咬伤了。

可那头小母牛还远远没有失去战斗能力。

终于，洛波似乎对他的部下失去了耐心，于是他奔下山冈，大吼一声，向牛群猛扑过去。

经他这么一冲，牛群便张皇失措，阵线立即土崩瓦解了。

他接着飞身一跳，冲进牛群当中。

这一下，牛群就像一颗爆炸了的炸弹的弹片，溃散开来。

那头被相中的倒霉蛋也逃开了，可还没跑出二十五码远，就叫洛波逮了个正着。

他抓住小母牛的脖子，竭尽全力把她猛地往后一拉，将她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
这次打击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小母牛被摔了个脑袋杵地，后蹄朝天。

洛波自己也翻了个跟头，但他马上就站起身来，他的部下扑到这头可怜的小母牛身上，一刹那工夫就结束了她的小命。

洛波把这个倒霉蛋撂倒之后，并不跟大伙儿一起去杀死她，好像在说：“瞧，你们干吗就没有一个能马上把这事儿处理掉，偏偏要浪费这么多时间？”

这时，那个人一路吆喝着骑马赶来，这群狼便照例撤退了。

此人有一瓶马钱子碱，他飞快地在死牛身上下了三处毒，下完就走了。

他知道这群狼还要回来吃牛肉，因为这是他们亲自杀死的动物。

可是第二天早晨，当他回到原地想看看中了毒的倒霉鬼时，他发现这群狼虽然吃过牛肉，可是把所有下过毒的部位都小心翼翼地撕扯下来，扔在了一边。

在牧人中间，对这只大狼的恐惧心理逐年加剧，悬赏他的脑袋的赏金也逐年提高，到最后竟达到一千美金，这肯定是一笔前所未有的捕狼赏金，就是悬赏捉人，许多都达不到这个数目。

一个名叫坦拿利的得克萨斯牧人，受到这笔赏金的诱惑。

一天，他策马向喀伦坡山谷疾驰而来。

他有一套专门捕狼的优良装备——最好的枪、最快的马，还有一群大狼狗。

他曾经带着他的狼狗，在锅把儿形的平原上捕杀过许多狼，所以他现在深信不疑：不出几天，洛波的脑袋就会挂在他自己的鞍头上了。

夏天的一个清晨，他们披着灰蒙蒙的曙光，气势如虹地前去打狼了。

没过多久，那群大狼狗就欢声雷动，传来喜讯：他们已经找到猎物的踪迹了。

走了不到两英里，喀伦坡的灰狼群就闯进了视野，这场追猎顿时紧张激烈起来。

狼狗的任务只是牵制住狼群，好让猎人策马赶来击毙他们。

在得克萨斯的开阔平原上，这一般是容易做到的；可是在这儿，一种新的地形发挥了作用，也说明洛波是多么善于选择他的阵地。

喀伦坡河岩石嶙峋的峡谷和众多支流把大草原切割得支离破碎。

此刻，老狼王马上朝最近的那条支流跑去，过了河，就把骑马的猎人甩开了。

## &lt;&lt;狼王洛波&gt;&gt;

然后，他的狼群分散开来，狗群也就被引开了。

可是当他们在远处重新集结起来时，狼狗却一下子聚不齐。

这样一来，狼就扭转了寡不敌众的局面。

他们便杀了个回马枪，不是把追猎者杀死，就是把它们咬成重伤。

当晚，坦拿利清点狗数，发现狗只回来了六只，其中两只还被扯得浑身稀烂。

后来，这个猎人又做了两次尝试，想拿下这颗狼王头，可是，这两回跟头一次一样都是空手而回。

在最后一次追捕中，他那匹最好的马也摔死了。

因此他气急败坏，放弃了追捕，一甩手回得克萨斯去了，留下洛波待在该地，比以往更加猖狂。

第二年，出现了另外两个猎手，下定决心要拿到这笔赏金。

他们俩都深信自己能把这只威名远扬的狼消灭掉。

第一个人用的是新配的毒药，投放的方法也跟以前截然不同；另一个是法裔加拿大人，除了毒药，还要画符念咒来增强效力，因为他坚信，洛波是一只十足的“狼人”，绝不是用普通的方法可以消灭的。

但是，对这只灰色祸首来说，什么配方绝妙的毒药呀，什么符咒魔法呀，统统无济于事。

他还是和从前一样，照常每周四处巡视，每天大吃大喝，没出几个星期，卡隆和拉洛谢都心灰意懒，干脆拉倒，去别处打猎了。

1893年春天，乔？

卡隆在捕捉洛波失败后，又有过一次丢脸的经历，这就表明，这只大狼根本不把他的敌手放在眼里，并且有着绝对的自信。

乔？

卡隆的农场位于喀伦坡河的一条小支流上，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峡谷里。

那个季节，就在这个峡谷的岩石中间，在离乔？

卡隆家不到一千码的地方，洛波和他的伴侣选定了他们的窝，开始养儿育女。

他们在那儿整整住了一个夏天，咬死了乔？

卡隆的牛、羊和狗，安安稳稳地待在洞穴满布的岩壁深处，嘲弄他投放的那些毒药和机关。

乔？

卡隆绞尽脑汁想用烟把他们熏出来，或者用炸药炸死他们，但枉费心机，他们都安全避开了，连一根毫毛都不曾损伤，并且一如既往，继续行凶施虐。

“去年整整一个夏天，他们就住在那儿，”乔？

卡隆指着那块岩壁说，“我对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。

在他眼里，我真像一个大傻瓜。

” 二 这段历史是从牛仔们那儿搜集来的，我一直难以相信，直到1893年秋，我亲自结识了这个诡计多端的强盗，终于对他有了比别人更深刻的了解，我才相信那并非空穴来风。

几年前，宾狗活着的时候，我曾当过捕狼的猎人，可是后来换了另一种职业，就把我拴在写字台上了。

我急需改弦易辙，所以当有一个也在喀伦坡做牧场主的朋友要我去新墨西哥，试试看我能不能对付一下这帮劫掠成性的狼的时候，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。

由于我迫不及待地要见识见识这位大王，就尽快赶到了该地的高坪上。

我花了些时间，骑着马四处奔走，想了解了解这一带的情况，我的向导时不时指着一具还黏着皮子的牛骨头架子说，“这就是他干的好事。

” 我心知肚明，在这个崎岖坎坷的地区，想用马和狗来追捕洛波纯属徒劳。

因此，毒药和机关是唯一有效的办法。

目前，我们的捕狼机还不够大，于是我就先从毒药入手。

捕捉这个“狼人”的办法数以百计，我就用不着一一赘述了，凡是含有马钱子、砒霜氰化物或者氢氰酸的东西，没有一种我没试过。

凡是能用来当诱饵的肉类，没有一样我没用过。

但是，一个早晨又一个早晨我骑着马前去察看结果，却发现这纯粹是枉费心机。

## &lt;&lt;狼王洛波&gt;&gt;

对我来说，这位老狼王太狡猾了。

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绝顶聪明。

有一次，我根据一个老猎手的指点，把一些奶酪跟一只刚宰的小母牛的腰子上的肥肉拌在一起，放在一只瓷盘里煨烂，再用一把骨头刀子把它切开，免得沾染上金属味儿。

等这盘食饵凉了以后，我把它切成块儿，每一块在一面掏一个洞，再塞进大量的马钱子和氰化物，这些毒药是放在绝不透气的胶囊里的，最后，我又用奶酪把洞封起来。

操作期间，我始终戴一副在小母牛的热血里浸过的手套，连大气都不敢朝这盘食饵出一口。

等一切就绪，我把它分装在一涂满了牛血的生皮口袋里，又在一根绳子头上拴上牛肝和牛腰子，骑着马把它们拖在地上。

我这样兜了一个十英里的圈子，每走四分之一英里，就扔一块毒饵，而且总是小心翼翼，绝不让手去碰它一下。

一般来说，洛波总在每个星期的头几天光顾这个地区，后几天，估计是在格兰德山麓附近度过的。

这天是星期一，就在当天晚上，我们正要睡觉的时候，我听见了大王陛下低沉的吼声。

一听到这声音，有个伙伴简短地说了句：“他来了，等着瞧吧。”

第二天早晨我出发了，急着想知道结果如何。

不久我就发现这帮强盗踩的新爪子印，洛波在最前头——要看出他的爪印总是很容易。

普通的狼，前爪只有四英寸半长，大的也不过四又四分之三英寸。

可洛波的爪印，根据多次测量，从前爪到后跟，足有五英寸半长。

后来我发现，他的其他部位也比例相称，从脚跟到肩头的高度为三英尺，体重达一百五十磅。

所以，他的爪印虽然被他的追随者踩模糊了，但是并不难认。

这群狼很快就发现了我拖牛肝和牛腰子的路线，并且照例跟踪而去。

我看得出，洛波到第一块食饵这儿来过，还在周围嗅过一阵子，最后总算把它捡起来了。

这时的我欣喜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我总算逮住他啦，”我大声喊道，“不出一英里，我就能找到他的僵尸啦。”

接着，我快马加鞭往前飞奔，一路又眼巴巴地盯住尘土上又大又宽的爪印。

后来我又发现第二块毒饵也不见了。

我好高兴啊——这下可真的逮住他了，说不定还能逮住狼群里的另外几只哩。

宽大的爪印还是继续出现在路线上。

我站在马蹬上把前面的平原仔细地搜索了一遍，可是连死狼的影子也没看见。

我又跟着往前走——发现第三块食饵也不见了——循着狼王的脚印，走到第四块食饵那儿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实际上一块也没吃过，只不过是把它们衔在嘴里带走了而已。

然后，他把前三块食饵堆在第四块上面，还往上撒了一泡尿，以表示对我的伎俩的极端蔑视。

然后，他离开了我投饵的路线，领着被他守护得万无一失的狼群，忙自己的事情去了。

这只是我许多类似经历中的一例。

这些经历使我相信，要消灭这个强盗，毒药是绝对不可取的。

可是我一边等待捕狼机运来，一边还在继续使用毒药，这也不过是因为，要消灭许多草原上的狼和其他有害动物，放毒还是当时一种可靠的手段。

大约就在这个时候，在我的眼皮底下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进一步说明了洛波的残暴狡猾。

这些狼至少有一件事，纯粹是为了寻开心才干的，那就是惊扰虐杀羊群，不过他们很少吃它们。

平时，绵羊总是一千头到三千头合成一群，由一个或几个牧民来看管。

到了夜里，它们就集中在能找到的最隐蔽的地方，羊群的每一边都睡着一个牧人，严加防范。

绵羊是一种没有头脑的动物，哪怕一丁点儿风吹草动，也准能把它们吓得东逃西窜，但是它们天性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——也许是唯一的——大弱点，那就是紧跟领袖寸步不离。

牧民们也就充分利用了这个弱点，在绵羊群里安插了五六只山羊。

绵羊认识到了它们有胡子的表亲的聪明优越，所以在夜里遇到警报的时候，就把这些山羊团团围住。

通常，它们都是因为这样做才没有被冲散，也容易得到保护。

## &lt;&lt;狼王洛波&gt;&gt;

但是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。

去年11月末的一个晚上，有两个佩里科牧人被狼群的袭击惊醒了。

他们的绵羊群挤在山羊周围，山羊呢，既不傻，也不怕，他们坚守着阵地，摆出一副临危不惧的架势。

但是天哪，这回带头攻击的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狼啊。

山羊是羊群的精神支柱，这一点洛波知道得和牧人一样清楚。

他飞快地跃过密密匝匝的绵羊背，直扑那些山羊，转眼之间，就完全结束了他们的性命，于是这群倒霉的绵羊，就向四面八方逃窜开来。

以后几个星期，差不多每天都有焦急万分的牧人跑来问我，“近来你见到过失散了的有OTO标记的羊了吗？”

“我往往只好说看见过的。

有一次是这么说的，“见了，在钻石泉那儿见到过五六个残骸。

”另一次大概是这么回答的，“我见过一小‘股’在玛尔佩坪上乱跑。

”要不，我就说，“没见过。

不过两天前，胡安？

梅拉在塞德拉山见过二十来只刚刚被杀死的羊。

”捕狼机总算来了，我和另外两个人埋头苦干了整个一个星期才把它们安装好，我们不辞劳苦地工作着，凡是我能想到的有助于捉狼的办法我都采用了。

捕狼机安装好的第二天，我就骑马出去巡察，没有多久，就碰上了洛波从每架捕狼机旁边跑过的爪印。

从尘土上，我能看出他那天晚上全部所作所为的底细。

他摸黑一路小跑而来，尽管捕狼机隐藏得不露痕迹，第一架马上就被他察觉了。

他立即叫狼群停止前进，并小心翼翼地把捕狼机四周的土扒开，直到捕狼机、链条和木桩全部暴露无遗，只剩下上面的弹簧没有触发。

一路走去，他用同样的办法处理了十几架捕狼机。

不久，我注意到，他发觉有可疑的行迹，就立马停住脚步，拐到一边。

于是我立即想出了一个哄他上当的新招儿。

我把捕狼机安置成H形，就是说，在路的两边各放一排捕狼机，再在路中间安置一架，权当中间的横杠。

可是没过多久，我发现这个计划又泡汤了。

洛波顺着这条路小跑而来，而且在发觉那架捕狼机以前，就已经完全深入到平行的两排机关中间了。

可他及时刹住了脚步。

至于他为什么或是怎么样洞见症结的，那我可说不上来。

我看准是有什么野兽守护神在伴随着他。

这时候，他寸步不偏，谨慎缓慢地沿着自己走过的爪印又退了回来，每一步都分毫不差地重叠在原来的爪印上，直到离开这个危险地区。

接着他绕到一边，用后爪一个劲儿地扒土块儿和石子儿，最后把捕狼机全部触发了。

还有很多次，他也是这么干的，虽然我变了花样，加倍小心，但他从来也不上当。

他的聪明好像永远万无一失。

要不是后来那桩不幸的联姻毁了他，并把他的名字添到那长长的英雄榜上，那么直到今天他也许还在干着他那强取豪夺的勾当哩。

这些英雄，独自一身时，总是所向无敌，但都由于可信的同盟者的轻率而死于非命。

三 有一两次，我发现了一些迹象，表明喀伦坡狼群里有些事情不大对头。

譬如说，从狼的爪印上可以看得明明白白，有只较小的狼有时跑在统帅前头，这一点我搞不懂，直到后来，有个牛仔发了一通议论，才把事情解释清楚了。

“今天我见着他们啦，”他说，“离开狼群撒野的那只狼是‘白姐’。

”这时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我说：“我知道了，‘白姐’是只母狼，因为要是一只公的这么干，洛波马

## &lt;&lt;狼王洛波&gt;&gt;

上就会宰了他的。

” 这一发现便诱发了一个新方案。

我宰了一头小母牛，把两架捕狼机显而易见地安放在死牛旁边，然后把牛头割下来，因为它被看成一件废物，狼也不屑一顾。

我便把它扔在离死牛不远的地方，再在牛头周围安置上六架强劲的钢制捕狼机，彻底清除过气味，隐蔽得不露痕迹。

安置的时候，我的双手、皮靴和工具都用新鲜的牛血抹过，随后还在地上洒了一些血，活像是从牛头里流出来的。

捕狼机在土里埋好以后，我又用郊狼皮在上面扫了一遍，再用一只郊狼爪子在捕狼机上面压了一些印子。

牛头扔在一簇乱草丛旁边，中间留着一条窄窄的通道，在这条通道上，我又埋藏了两架最好的捕狼机，把它们跟牛头拴在一起。

狼有个习惯，只要一嗅到有什么死动物的味儿，为了探个究竟，就是不想吃，也要走近去瞅瞅的。

我希望这种习惯会把喀伦坡狼群带到我最新的圈套里来。

我并不怀疑，洛波会发现我在牛肉上做的手脚，阻止狼群去接近它。

可是我对牛头却寄予了厚望，因为它看上去好像是被当做废物扔在一边的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迫不及待地赶去察看那些机关，哟，真叫人高兴！

有狼群的爪印子，原来放牛头和捕狼机的地方，现在空无一物。

我赶紧把爪印研究了一下，发现洛波尽管不让狼群走近牛肉，可是，一只小狼显然跑过去看过放在一边的牛头，并且正好踏进了一架机关。

我们开始追踪，不到一英里，就发现这只倒霉的狼竟然是“白姐”。

但她立马跑开了，虽然拖着一个五十多磅重的牛脑袋，还是很快就把我们这一伙步行的人远远落在后面了。

但她跑到岩石地带时，我们追上了她，因为牛角给挂住了，死死地拽住了她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美丽的狼。

她浑身油光油光的，几乎可以说是白亮白亮的。

她转过身来搏斗，她扯着嗓子喊起了战斗口号。

远处的高坪上，传来了洛波的一声深沉的回答。

这是“白姐”最后的呼唤。

因为这时候，我们已经逼近她的身边，她也鼓足全部力气，准备拼死一战了。

接着，不可避免的悲剧发生了，后来我想起这个主意，比当时还要害怕。

我们每个人都朝这只注定要遭殃的狼的脖子扔过去一根套索，再赶着马朝相反的方向狠拉，直到她嘴里喷出了血，眼睛发了直，四条腿也僵硬了，瘫软无力地一下子倒在地上才住手。

然后，我们带着死狼骑马回家，为能给喀伦坡狼群第一次致命打击而欣喜若狂。

在悲剧发生的当时以及后来我们骑马回去的时候，我们时不时听到洛波的嚎叫声，这时他正在远处的高坪上游荡，似乎在寻找“白姐”。

他从来没有真正地遗弃过“白姐”，可是他一向对枪怀着根深蒂固的畏惧，所以当我们靠近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已经没法搭救“白姐”了。

那一整天，我们都听见他一边四处寻觅，一边不住地哀嚎，最后我对一个牛仔说：“这回我可真的明白了，‘白姐’的确是他的配偶。”

” 黄昏来临的时候，他好像在朝他安家的峡谷走来，因为他的叫声越来越近了。

他的叫声里有一种明白无误的悲凉音调。

那不再是一种无畏而响亮的嗥叫，而是一种悠长、痛楚的哀号了。

他好像在喊：“白姐！

白姐！

”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他就在离我们追上“白姐”不远的地方。

## &lt;&lt;狼王洛波&gt;&gt;

终于，他好像发现了痕迹，当他走到我们杀死“白姐”的地点时，他那伤心欲绝的哀叫声，听起来着实让人可怜。

那种悲伤我简直难以相信，连那些铁石心肠的牛仔听了也说，“从来没有听见一只狼这样叫过。”他好像知道了发生过的一切，因为在“白姐”死去的地方，鲜血染红了地面。

后来，他跟随着马蹄印，走到牧场的屋子跟前。

他上那儿去是想找到“白姐”呢，还是寻机报仇，我不得而知。

但事情的结果，却是他报了仇。

他在屋子外面撞见了我们那条不幸的看门狗，就在离门口不到五十码的地方，把它撕了个粉身碎骨。

这一回他显然是独自来的，因为第二天大早上我只发现了一只狼的爪印。

他一路狂奔乱跑，这在他可是件异乎寻常的事儿。

我对这一点也有所预料，所以在牧场周围又加设了一些捕狼机。

后来我发现，他的确踏中了其中的一架，可是他力气太大，挣脱了出来，并把捕狼机抛在一边。

我相信，他还要在附近这一带继续找下去，至少不找到“白姐”的尸首誓不罢休。

于是，我全力以赴干起这件大事来，也就是在他离开这个地区以前，趁他心乱如麻的当儿，把他逮住。

这时我才意识到，杀死“白姐”已经铸成了大错，因为我要是拿她来做诱饵，第二天晚上满可以把他逮住。

我把所有能够动用的捕狼机都集中起来，总共有一百三十架强劲的钢制捕狼机，再每四架编成一组，安置在每一条通往峡谷的路线上；每一架捕狼机都分别拴在一根木杠上，再把木杠一根一根分开埋好。

埋的时候，我小心翼翼地扒起草皮、把挖起来的泥土一点儿不漏地全部放在毯子里，所以在重新铺好草皮，一切就绪的时候，看不出有一丝人工的痕迹。

捕狼机隐藏好以后，我又拖着可怜的“白姐”的尸体，到各处去走了一趟，还在牧场周围绕了一圈，最后我又砍下她的一只爪子，在经过每一架捕狼机的路线上，打上了一串爪印子。

凡是我知道的预防措施和计策，我全用上了，一直干到很晚才歇下来等待结果。

那天夜里有一次，我想是听见了洛波的声音，但没有十分的把握。

第二天我骑马出去巡察，可是还没走完峡谷北部的圈子，天已经黑下来了，所以我没有什么好汇报的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有个牛仔说：“今天早晨，峡谷北面的牛群闹得可厉害啦，恐怕那边的捕狼机逮住什么了吧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我还没有走到牛仔所说的那个地方，当我靠近那儿的时候，一只硕大的、灰突突的东西从地上挣扎起来，妄图逃走。

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正是喀伦坡之王洛波，它已经叫捕狼机结结实实地夹住了。

这可怜的老英雄，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自己的心上人，一发现她的尸体留下的痕迹时，就不顾一切跟踪而来，于是就钻进了为他布置好的圈套。

他躺在那儿，被四架捕狼机的铁夹紧紧夹住，一点儿能耐也没有了。

在他周围有好多蹄印，说明牛群是怎样围到他旁边，侮辱这个落难的暴君，但又不敢跑到他还可以够得着的地方。

他在那儿躺了两天两夜，现在已经挣扎得筋疲力尽了。

可是，当我走近他的时候，他还是爬起身来，竖起鬃毛，扯开嗓子，最后一次使山谷震荡起他那深沉洪亮的吼声。

这是一种求救的呼声，是召集他的狼群的呼号。

但是没有一点儿回音。

尽管陷入孤立无援、走投无路的境地，他还是竭尽全力转动着身子，拼命向我扑来。

这纯属徒劳，每一架捕狼机都有三百多磅，把他死死地拖着，四架捕狼机把他无情地抓着，每一只爪子都被大钢齿咬着，那些沉重的木杠和铁链全都纠缠在一起，他是一筹莫展了。

他的象牙色的獠牙怎样磨啃着那些无情的铁链啊，当我壮起胆子用枪管去碰他时，他在枪管上面留下

## &lt;&lt;狼王洛波&gt;&gt;

了一道又一道槽，直到今天都还没有磨平呢。

在他白费气力、想抓我和我那匹吓得发抖的马的时候，他恨入骨髓、怒火万丈，眼睛绿光闪烁。他张开大嘴，“咔嚓”一声咬下去，却咬了个空。

但是，饥饿、挣扎和不断流血，耗尽了他的气力，不久他就精疲力竭地瘫在地上了。

他可真是血债累累！

但当我准备惩处这个罪魁祸首的时候，却感到有些于心不忍。

“无法无天的亡命徒啊，上千次非法袭击的枭雄啊，过不了几分钟，你也不过是一大堆腐肉了。也只有这样一种下场了。

”说罢，我就挥起套索，嗖的一声朝他的脑袋扔了过去。

但事情可没那么顺当，他还远远没有被制伏呢。

那柔韧的套索还没有落在脖子上，就被他咬住了，他狠劲儿一咬，就咬穿了又粗又硬的绳索，然后扔在他的脚下，成了两截儿。

当然，我有最后一招，就是开枪，但是我不想损坏他那张宝贵的毛皮。

于是，我骑马赶回宿营地，带来一个牛仔和一副新套索。

我们先把一根木棍朝这只倒霉蛋扔过去，他一口咬住了，然后，趁他没来得及吐掉的时候，我们的几根绳索已经嗖嗖地飞了过去，紧紧地把他的脖子套住。

然而，在亮光没有从他凶狠的眼睛里熄火之前，我连忙喊道：“等等，咱们别忙着勒死他，把他活捉到营地去。

”现在他毫无还手之力了，所以我们轻而易举地把一根粗棍子横穿过他的嘴巴，挡在他的牙齿后边，然后用粗绳绑住了他的嘴巴，再把绳子系在木棍上，于是木棍拽着绳子，绳子扯住木棍，这样，他就没法伤人了。

他一感到自己的嘴巴已被绑住，就再也不反抗了。

他一声不响，只是冷眼注视着我们，好像在说：“好啦，你们到底把我给逮住了。

怎么处置随你们的便吧。

”从此以后，他再也不理睬我们了。

我们牢牢地绑住他的腿脚，但是他一声不哼，一声不叫，连脑袋也不转动一下。

接着，我们两个人一齐用力，刚刚能够把他抬到马背上。

他呼吸均匀，好像睡着了一样。

他的眼睛又变得明亮清澈了，可是并没有瞅我们。

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远处一大片起伏的高坪，他正在逝去的王国，那里有他名扬四方的狼群，现在已经四零五散了。

他一直这样盯着，直到小马下了坡，进了峡谷，岩石把他的视线切断了。

我们一路慢慢悠悠地走着，平平安安地到达了牧场。

我们先给他戴好项圈，拴上一根粗链子，然后，把他拴在牧场的一根桩子上，才把绳子解掉。

这时候，我算头一回能仔细审视他的尊容了，而且也证实：当人们谈及一位活着的英雄或暴君的时候，流行的传说是多么靠不住啊。

他的脖子上没有金项圈，肩头上也没有什么表示他和撒旦结盟的反十字。

不过，我在他的一条腿上，倒是发现了一块大伤疤。

据传说，这是坦拿利的狼狗头领朱诺的牙印——是朱诺被他放倒在峡谷沙地上丧命之前的那一刻给他留下的印记。

我把肉和水搁在他身边，可是他一眼也不瞅。

他平心静气地趴在那儿，那对坚定不移的黄眼睛从我身旁望过去，从峡谷入口凝视着远方空旷的平原——他的平原——我碰了碰他，他的肌肉动也不动。

太阳落山的时候，他还是死死盯着那片大草原。

我以为夜里他会把他的狼群召唤来，所以为他们做好了准备。

可是，他在陷入绝境的时候曾经叫过一次，但一只狼也没有来，他就再也不肯叫了。

一头耗尽了气力的狮子，一只被剥夺了自由的老鹰，一只丧偶的鸽子，据说都会伤心而死。

<<狼王洛波>>

谁能断言，这个冷面强盗能够经得起这三重的打击，一点儿都不伤心呢？

这一点，只有我才知道。

第二天天亮的时候，他还是以他平静的休息姿势趴在那里，不过，他的魂儿已经走了——老狼王死了

。 我把他脖子上的铁链取了下来，一个牛仔帮我把他抬到安放“白姐”尸体的小屋里。

当我们把他放在她身旁时，那个牛仔大声说：“嗨，你不是要找她吗，现在你们俩又到一起了。

”

.....

## &lt;&lt;狼王洛波&gt;&gt;

## 编辑推荐

每个孩子最喜欢的书中都有动物小说，孩子仿佛本能地与动物的世界更亲近。而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文化中，狼都是充满野性、充满矛盾、极富生命力的一种动物。“狼王书系”让世界上最受欢迎、以狼王为主题的动物小说华丽呈现，展开大自然的画卷，唱响勇敢、坚毅、智慧与爱的颂歌，为小读者倾情打造一场阅读盛宴。

《狼王洛波》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。威风凛凛、智慧超群的洛波是狼群当之无愧的首领，他不可一世地奔跑在大自然中，令人闻风丧胆。多少年来，牧人想尽办法抓捕洛波，均以失败告终。直到有一天，洛波为了拯救心爱的女伴不慎掉入人们设下的陷阱…… 书中还收入了作者的其他脍炙人口的动物故事。

一流名著，一流译文，让小读者阅读一次，感动一生。

最经典的动物小说——狼王书系。

震撼人心的动物故事，唱响勇敢、坚毅、智慧与爱的颂歌。

展开自然的画卷，探索动物的内心，礼赞生命的尊严。

<<狼王洛波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